

白崇禧傳(二)

(本文插圖刊第4頁)

費雲文 執筆
王成聖、黃啓武 校訂

北伐軍副參謀總長

白崇禧爲了處理桂林、柳州、慶遠方面的善後，自己留在桂林，而抽調蔡振雲、呂煥炎、何中權三個縱隊和郭鳳崗、陶鈞兩個警衛團前往南寧，準備會攻龍雲。他預料龍雲知道唐繼虞一路已經失敗，必然退兵回滇，乃建議李宗仁在唐軍的歸路中埋伏勁旅，予以截擊，並實現協助范石生打回雲南的約定。

民國十四年七月初，聯軍圍攻南寧，依附龍雲的陸榮廷殘部譚浩澄戰死，龍雲也以長久困守南寧非計，於七日夜間棄城撤走，經左江遁回雲南。范石生因急需飛機回滇，率部追擊，李宗仁派俞作柏前往相助，繞道截擊。但俞作柏聞知滇軍在龍州存放烟土百餘擔，乃於到達雷平時逕往龍州取烟土，以致范石生軍成爲孤軍，在富川、廣南間遭受唐繼堯的援軍和龍雲退兵的合擊，失敗而回。另外，依附龍雲、陸榮廷的殘部林俊廷、陸福祥等則逃往廣東欽城、防城，依附申葆藩，後來也在粵軍李濟琛和桂軍聯合之下，於討平鄧本殷、申葆藩的一役中掃蕩清除。

入桂的唐軍被驅退後，陸、沈的殘部也被清除，廣西乃告統一，定桂討賊軍的名義也告取消。而以李宗仁爲「廣西督辦公署」督辦，白崇禧爲參謀長，黃紹竑爲行政長，負責全省軍政，並即着手整編軍隊。

廣西統一，有了力量，湖南的趙恒惕派旅長葉琪前往，希望說服他們贊成聯省自治（實際受吳佩孚利用），並以協助他們攻打廣東爲條件。葉琪與白崇禧的私交很好，於是白崇禧對他分析聯省自治的缺點，認爲只是變相的地方割據；當今只有參加廣東的革命路線，才是正道。

民國十五年一月廿六日，廣東的革命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或中央）派汪兆銘、譚延闓到廣西勞軍，在梧州與李宗仁、黃紹竑討論兩廣統一問題。會後李、黃請白崇禧去廣州商談細節，白崇禧爲了讓葉琪去廣東觀察革命新形勢，好回去影響湖南的觀感，特地勸葉琪一同前去。葉琪雖是由趙恒惕派去廣西的，但暗中與唐生智有聯絡，而唐生智對趙恒惕有取而代之的意圖，所以白崇禧利用這點來透過葉琪策動唐生智參加革命政府。於是有意無意的透露葉琪是唐生智的代表

，報紙刊出，引起唐生智和趙恒惕的反應舉動。白崇禧在廣州商談得到結果，於二月十九日致電李宗仁、黃紹竑報告進行情形說：

「吾省軍政前途，在理論與事實上，均非將軍、民、財三政與廣東融成一片，直受中央之支配不可。……連日與中央諸公磋商，若吾省能將軍隊，依照廣東編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財政由中央支配，則一切問題當能與中央合策，由中央統一籌劃，互相調劑。則此後對於革命任務，固屬共同負擔，而於補助經濟方面，亦以痛癢相關，不能秦越相視矣。禧知兩公對於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認識，對於革命工作已有堅確決心，歷年奮鬥，其目的在救中國，非救區區之廣西也。禧抵粵以來，……對汪、蔣、譚諸公自動提出先將兩廣確實統一，此種主張，駐粵各方極端贊許，想兩公必然贊同……」

李、黃二人同意白崇禧的意見，三月廿四日，國民政府成立「兩廣統一委員會」，擬具統一方案。廿五日提交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主要內容有下列三項：

1. 廣西接受國民政府命令，處理全省政務。

2. 廣西軍隊全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3. 兩廣財政受國民政府之指揮監督。

國民政府當即任命李宗仁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黃紹竑為中國國民黨黨代表、白崇禧為參謀長，四月一日將廣西原有之第一、二軍及各縱隊番號撤銷，改縱隊為旅，共編轄九個旅，旅長依次為：白崇禧（兼）、俞作柏、劉日福、黃旭初、伍廷飏、夏威、胡宗鐸、鍾祖培、呂煥炎，每旅二團。另兩個獨立團、一個入伍生團、一個砲兵營、一個工兵營，和一個學生隊，總共八萬人。經過多年戰爭，多次整編淘汰，都很精銳。六月一日，再發表黃紹竑為廣西省政府主席，負責處理政務。

湖南方面，趙恒惕有唐生智、葉開鑫、劉鏞、賀耀組四員大將，各據一方，而以唐生智擴展最快，實力最大，野心勃勃。葉琪自廣東回湘，果然策動唐生智投效革命陣營，並且有廣西實力相助的保證。於是唐生智決定向長沙進軍。

趙恒惕見情勢不利，乃自動向湖南議會辭省長職赴滬，並推薦唐生智代理省長。三月十七日唐生智到長沙就職，白崇禧和陳銘樞代表國民政府赴長沙催促唐生智參加國民政府，唐生智遂藉開軍事會議時，將不服指揮的師長劉鏞，及其旅長劉重威、唐希抃，還有葉開鑫的參謀長張雄與等扣留，並派兵襲取葉開鑫駐地岳州，將賀耀組逼退湘西。

趙恒惕在滬得報後，向吳佩孚求援，吳佩孚派宋大霽、王都慶、唐福山、董政國分四路援湘；而以葉開鑫為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省長

，大舉反攻，唐生智力難抵抗，退到醴陵、攸縣、衡陽一帶，情勢危急。白崇禧因對唐生智有支援的諾言，立即調動第七軍的鍾祖培旅，由桂入湘，趕往相助，才穩住陣脚。唐生智的軍隊加入革命軍行列，編為第八軍。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晉師北伐。任命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組織參謀部（總長由李濟琛擔任，留守廣州）（註一），襄助蔣總司令中正，策劃大計，白崇禧原兼任第七軍的第一旅長不能再兼，而調第六旅旅長夏威充任，第六旅長則以團長章雲蒸升充。白崇禧則從此離開第七軍，襄贊統帥，往往主持方面，指揮大軍，批轉局勢，顯現其軍事長才。

桂軍實際參加北伐的有第一旅李明瑞（俞作柏留在桂省，由李升任旅長）、第二旅夏威、第七旅胡宗鐸、第八旅鍾祖培、第五旅的陸學琪團，還有一個警衛營（營長李少傑）、三個砲兵連、三個工兵連、三個衛隊，分成兩路，一路軍指揮官為夏威，二路軍指揮官為胡宗鐸。

北伐軍的第一期戰略是放開孫傳芳，先打吳佩孚。由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從湖南攻武漢。經過汨羅江、汀泗橋、賀勝橋三次大戰，將吳佩孚的主力擊潰，一直進抵湖北的武勝關，並於雙十節克復武昌。

當武昌被圍時，孫傳芳的聯軍，即向江西集中，準備進攻湖南，截斷革命軍後路。革命軍遂即於九月初進攻江西，以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和第一軍的一部份為主力，與孫軍接觸，並得到贛軍賴世璜的響應（賴部編為革命軍第十四軍

），進攻順利，不但克復贛西、贛南各地，且曾一度攻入南昌，後因孫傳芳部反攻，復行退出，孫傳芳軍人多勢眾，戰事相當激烈。

孫傳芳軍以九江為指揮中心，九江到南昌的鐵道為交通命脈，與革命軍在南昌大戰，擺的是一字長蛇陣。因此第七軍自武昌外圍奉命討贛北作戰，以切斷南潯鐵道，進出九江為作戰目標。

第七軍進入贛北，先在箸溪擊潰孫傳芳軍謝鴻勳師，再在德安擊敗盧香亭的第三方面軍，在王家舖擊敗陳調元的第十五方面軍，孤軍深入，橫衝直撞，勇不可當，被其擊敗的都是孫傳芳軍的能戰部隊，遂被稱譽為「鋼軍」，而和第四軍因迎戰汀泗橋一役被稱譽為「鐵軍」相媲美。

雙十節武昌克復後，第四軍也奉令調往贛北，協同第七軍，解決孫傳芳軍在南潯路的主力，克復九江，孫傳芳逃回江蘇。

當贛北戰事激烈時，白崇禧曾奉令前往協助李宗仁，會同第四軍進攻孫傳芳軍，他曾親赴前線督戰。勝利結束後，又奉令擔任南昌方面的追擊司令。

當革命軍再度進攻南昌時，孫傳芳軍頑強抵抗，戰況激烈，第一軍第一師奉命攻擊城北交通樞紐的中行車站，屢退屢進，死傷甚重，僅僅胡宗南的第二團，即已損失三分之一，但仍力戰勝敵，終於於十一月六日攻克中行車站。

此時，白崇禧率領第六軍的四個團，第七軍的兩個旅自建昌趕到，即奉令為追擊司令，追擊逃往南昌東北馬口圩的孫傳芳軍第二方面軍鄭俊彥的殘部。以第一師打前鋒，緊追不捨，孫傳芳

軍抵抗四小時，不支後退，潰兵將通往餘干的橋樑擠斷，無路可逃。遂派參謀陳敬（白崇禧保定三期同學）持白旗來找白崇禧洽降。白崇禧爲了順利的結束戰事，免得敵人心懷疑懼，再作因獸猶鬥，特爲帶同參謀二人、衛士一班，隨陳敬親往敵陣，談判此事。

孫傳芳軍要求不繳械，白崇禧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說明不良的政治一定要改良，革命軍爲人民的利益打仗，是希望早日完成北伐，統一中國，所以孫傳芳軍官兵既願投降，就要繳械，但會好好安置，不使流離失所。孫傳芳軍此時已無鬥志，楊慶和、王良田、李彥青等三個軍的殘部一萬五千人全部投降，繳出槍枝八千餘件。

南昌方面，孫軍的江西總司令鄧琢如、師長唐福山等也因中行既失，乃於七日投降。後來，將馬口圩俘虜的孫傳芳軍一萬五千人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即由白崇禧兼任軍長，換用若干黃埔四期畢業生爲幹部，不久交熊式輝統帶。

率軍東征克復滬杭

革命軍底定江西後，即攻略南京、上海，分江左（長江以北）軍、江右（江南）軍和東路軍，江左軍由李宗仁指揮，出安慶、合肥、蚌埠；江右軍由程潛指揮，沿贛北、皖南，直攻南京；東路軍由何應欽指揮，由福建而浙江，直取上海。東路軍以對付孫傳芳的殘部爲主，何應欽率領第一軍的第三師、十四師以及福建的民軍張貞部，由粵東入福建，一時尚不能東進浙江。所以出浙江的東路軍由劉峙指揮第一軍的第一師、二

師、廿二師、第二軍的張輝讚師，陳儀第十九軍的一部以及投降後改爲第廿六軍的周鳳歧部。

孫傳芳部守浙江的有鄭俊彥的兩個師和孟昭月的兩個師，其中孟昭月部爲生力軍，戰力強勁。東路軍雖然已經進展到蘭溪、桐廬一帶，但

遭遇孟昭月部頑抗，攻勢頓挫。蔣總司令乃徵求白崇禧的同意，成立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任命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前往重整旗鼓。令下三日，白崇禧就率領衛隊三百人和新成立的第廿一師出發，經上饒、玉山，到浙江的常山。

他到了衢州，召集團長以上幹部訓話，勉勵繼續努力作戰，等到廿一師集結完畢，他將原已退下的部隊和廿一師，從信安江的北岸調到南岸，故意白天行軍，沿江東上，讓孟昭月的情報人員知悉，以爲這是他的進攻重點。孟昭月果然上當，也將主力向南岸集中。

到了蘭溪，他又將南岸部隊，夜間秘密調回北岸，南岸則以第一師及李明揚的獨立團爲主力，與孟昭月軍週旋，形成牽制。

當孟昭月軍在南岸與第一師激戰時，白崇禧却從北岸親率勁旅，乘虛急進，從桐廬、浪石舖渡河，連夜經鳳山廟進入孟昭月的總部所在地新登，迫使孟的總部撤回杭州，白崇禧在新登俘虜了孟昭月的副官，令他持白崇禧的名片回杭州見孟昭月，諭以大義，勸其投誠。另一方面，第一師也進展到富陽之線，孟昭月部頑抗也告失敗。

於是，孟昭月知杭州難守，乃率部撤往上海。革命軍遂於民國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克復杭州。何應欽肅清福建的周蔭人部後來也到杭州，

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如何進攻上海。當時，直魯軍張宗昌派第八軍畢庶澄援助孫傳芳防守上海，在松江三十四號橋建立堅強的橋頭堡陣地，並有兇悍的白俄軍助陣。白崇禧乃建議分兵兩路：何應欽率第三師、十四師、十四軍的兩師、十七軍的兩師及十九軍的一部共約七個師，繞長興、宜興，出常州、蘇州、崑山，切斷京滬鐵路，斷絕上海的外援；白崇禧則率第一師、第二師、廿一師及廿六軍共約五個師，沿滬杭鐵路進攻上海。爲了迅速突破松江卅四號橋頭堡，白崇禧令鐵路局準備鐵篷車，前端裝置七六二山野砲，他在山砲營長蔣璧陪同下，親坐該鐵篷車赴前線督戰，開砲摧毀敵軍的強固機槍掩體，工兵則掃除所有鐵路網障礙，大軍遂得順利渡江，佔領松江城。

另一面，第一師也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廿日在廟行潛渡黃浦江，襲擊殷行，擊敗白俄軍，攻佔華莊、龍華、上海兵工廠，畢庶澄軍被壓迫退入上海閘北火車站。第一師乘勝追到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外國兵對天放槍，阻止革命軍前進。

白崇禧知此情形，特派人去租界警告守兵將領，義正辭嚴的說：

「租界原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現今是革命軍討伐軍閥時期，如果你們阻止革命軍前進，必須負一切後果責任。」

租界當局見白崇禧態度強硬，不敢再事阻擋，畢庶澄在閘北，原以爲有租界阻隔，未作準備，遂即倉皇撤退。

三月廿二日，革命軍光復上海，白崇禧受命

兼任上海警備司令，他以上海五方雜處，相當複雜，所以對軍紀要求嚴格。並且特別規定：一、嚴禁賭博，二、不准攜帶便衣。賭博有輸有贏，最足以引起糾紛，敗壞風紀。不帶便衣，防止作奸犯科，易服逃亡。

當時，租界也有特別規定，凡攜帶槍枝著軍服進租界的，一律扣留。白崇禧的部屬不諳此規定，有不少人被扣留，再三交涉釋放無效，他為了維護民族尊嚴，爭取主權，斷然下令：凡租界外籍人士入中國地區者一律扣留，以作報復，租界迫不得已，只好與白崇禧協調，只要不攜帶武器，穿軍服也可以進入租界。

上海清黨謀定後動

革命軍攻克上海後，三月廿三日也克服南京，陳調元、王甫等也都投誠，因而江南、浙江、皖中南等地全入革命軍掌握。蔣總司令因感於共產黨蓄意顛覆黨國的行為，乃於三月廿六日抵達上海後，即指示決心清除共黨。

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張繼、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等在上海莫里愛路孫總理故居開會，檢舉共黨藉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部發展組織，實行竊權顛覆國民政府的陰謀。備文咨送「中央執行委員」，予以監視。

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各級政治部大多為共黨份子所把持，蔣中正總司令乃下令解散第一師、第二師的政治部，並令白崇禧派兵查封總司令部政治部的上海辦事處。

四月九日，蔣總司令發佈上海戒嚴令，任命白崇禧為戒嚴司令，賦予清除共黨的全責。蔣總司令本人則率部趕往南京，清除南京的共黨份子。白崇禧受命之後，感到任務艱巨，他謀定後動，先派政治部主任潘宜之（湖北人），與上海的地方聞人黃金榮、杜月笙等密商，借得工會符號衣服，分給採取行動的人員化裝成工人滲入工廠，作為內應，以策應外面包圍的部隊，並且派人與駐上海的法國領事交涉，請其准許清黨部隊通過租界，去到共黨在上海的大本營商務印書館工廠。

四月十二日上午二時開始行動（註二），順利進入商務印書館，逮捕了共黨在上海的首要共黨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和總書記侯紹炎，收繳私藏武器，並且對共黨的武力「工人糾察隊」總指揮的所在地「閩北商務俱樂部」，以及為他們所盤據的「閩北總工會支部」、「閩北商務總廠」、「天通庵路天主堂」、「南市華商汽車公司」、「南市三山會館」等處加以搜查；和拒絕搜查的「工人糾察隊」發生槍戰，互有傷亡，一直到上午八時左右，各處都被鎮壓繳械，共黨份子也有多人被捕。

白崇禧於行動的當天，曾布告嚴禁罷工。但共黨的組織雖被清除，槍械被收繳；仍於次日發動工人全面大罷工，糾眾數萬人到龍華，包圍滬警備司令部，要求釋放被捕的共黨份子。

白崇禧沉着應付，除令部隊加強戒備外；並准許他們派代表進入司令部內。他親自接見代表，嚴正的申明：

「共產黨員藉容共而加入中國國民黨後，即

發展組織，陰謀竊黨權，顛覆政府。所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檢舉共黨禍國陰謀，中央舉行清黨。你們如果是國民黨員，應該回去勸告他們解散回家；如係共產黨員，則我正奉命清黨，就要扣辦你們。」

代表們被他的威儀懾服，不敢自稱是共產黨員，而謊稱是國民黨員，他再警告他們說：「既然是國民黨員，就該服從中央監察委員會清黨的決議，不但不應該到此作無理的請求，更應該勸導工人服從黨的決議」。

代表們無話可說，只好知難而退，出外向羣衆解釋散去。

上海清黨順利成功，各地紛紛響應：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安徽、四川各省都開始清黨。兩湖方面，首先，夏斗寅在湖北宜昌揭發反共，接着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清共，唐生智也因多數將領的要求，開始清共。

六月廿日，蔣總司令在與馮玉祥會商的徐州會議上也表示：如果武漢方面能清黨，驅逐鮑羅廷，寧漢還是可以合作北伐。

七月，武漢方面，一因受到全國輿論的壓力，民衆的反應；同時也感到共黨的包藏禍心，難以相處，於是也開始「分共」，但不如南京、上海的徹底。

武漢與南京間，本係因為共黨的挑撥作弄而有隔閡，既然都已經實行清黨，就應該團結一致，繼續北伐。但汪兆銘却利用唐生智的野心，搞「倒蔣」，巧言詭辯，翻雲覆雨，形成一種壓力，促使蔣總司令下野，而唐生智却與孫傳芳、張

宗昌、張作霖勾結，遂引發龍潭戰役的生死大戰。

龍潭大戰善處激變

汪精衛的「倒蔣」，見諸軍事行動，是以唐生智和張發奎的部隊沿江而下，圖謀南京。江北方面，唐生智派何鍵的卅五軍佔領安慶、合肥、和縣一帶，並發表何鍵為安徽省政府主席。江南方面，唐生智派劉興的卅六軍佔領蕪湖、大通一帶，並發表劉興為江蘇省政府主席。張發奎軍開到九江，汪精衛又策動張發奎改道回廣東，建立根據地。

南京方面，原來北伐軍已經攻克徐州，但由於唐生智軍的東進壓力太大，加以孫傳芳軍的得到直魯軍的援助，拚死反攻，於是乃撤回江南。孫傳芳軍跟踪南下，由運河兩岸，向鎮江壓迫。直魯軍鐵甲車隊也沿津浦路南向浦口，威脅長江。

(二) 傳禮崇白

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蔣總司令辭職離京，軍事由軍委會的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委員負責。當時，白崇禧兼第二路軍總指揮，轄卅三、卅七、廿七、新編第十、暫編十一等五個軍（第一路何應欽，轄第一、十八、十四、十七、廿六、十、卅一等七個軍；第三路李宗仁，轄第七、十九、四十、四十四等四個軍）防禦部署為：第一路軍擔任烏龍山（不含）以東長江下游一帶的防務；應付運河方面的敵人；第二路軍部署皖省，應付皖北方面的敵人；第三路軍擔任東西梁山以東長江中段的防務，位置於南京附近，應付津浦方面的敵人。實際上與龍潭戰役最有關係的為一、三兩路軍；而以一、七兩軍為主力。

蔣總司令下野後，三軍無主，軍餉也無着落。白崇禧到上海代財政部向銀行界交涉，暫借一百萬元。

為何借錢要他出面？這裏面有一段淵源。

因為過去凡是當上海警備司令，只要不認真查禁煙賭，就有人按月送賄款給駐在的陸海軍。但白崇禧當司令時，不准軍隊接受賄賂，不准軍隊利用商船攜帶私貨。清黨之役，將上海作惡多端的共黨清除，替商民解除痛苦而沒有擾民，商人對他相當感激。還有，當他擔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時，因為軍餉一時未能撥到，曾在衢州向商會商量，用他的官印，臨時發行五十萬元的軍用票，一等軍餉撥到，立即發還，收回軍用票，信用卓著，所以上海商界巨商虞洽卿等對白崇禧相當尊重，應允借予六十萬元。當白崇禧完成借錢任務，由滬返京，火車開到無錫車站時，據報前面的快車因為鐵路被孫傳芳部破壞，全車傾覆，白崇禧為了安全，下令由鐵甲車先開，開到奔牛鎮，鐵甲車也翻了，白崇禧知道事態嚴重，乃打電話到鎮江問衛立煌，衛答復說：「孫傳芳軍已渡長江，佔領龍潭，鎮江方面也有情況，正堵截中。」並且要求迅速調兵援助。

當時，駐在滬、杭一帶的第一路軍，本屬何應欽指揮，但何尚在南京。白崇禧為應付此緊急情勢，遂立即以軍委會委員身份，使用無錫車站的電話，指揮第一路軍的第二、三師和十四軍，參加龍潭戰役。

孫傳芳軍在鎮江只是一種佯攻，主要的渡河點是大河口、划子口、望江亭，於八月廿五日乘

霧渡江成功，拆毀滬寧鐵路，佔領烏龍山、青龍山、黃龍山，以及南京城郊的堯化門外、龍潭車站、水泥廠等地。南京方面，何應欽指揮大軍，親赴前線，竭力拚戰，無形中與白崇禧的西上各師，成為夾擊孫傳芳軍的態勢。

當時，海軍本是在革命軍掌握之中，但却未能有效阻截孫傳芳軍的大舉渡江，白崇禧情知有異，旋接密報，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的態度不明。乃打電話給楊樹莊，告訴楊，孫傳芳軍已佔龍潭，要他開出艦隊前往渡河口，切斷敵人後援；並且警告楊樹莊說：「孫傳芳的勢力終被消滅，海軍如不努力配合，將來一定要追究責任。」

楊樹莊乃立派通濟艦到鎮江，白崇禧命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帶憲兵一排上通濟艦，開往龍潭江面，監督海軍作戰，砲擊陸續渡江的孫傳芳軍船隻。其他兵艦，見通濟艦已表明態度，也向孫傳芳軍開砲。海軍參戰，孫傳芳軍後援受到阻礙；已經登陸的孫傳芳軍砲兵，乃向兵艦開砲，却誤對正航行江中的英國兵艦轟擊。英艦為了洩忿報復，乃對孫傳芳軍在南岸的主要制高點黃龍山還擊，猛烈準確，陣地多毀，形成混亂。正在進攻的第七軍夏威部，遂乘勢攻佔黃龍山。

八月卅一日，由京滬線西進的第一軍劉峙、衛立煌部也攻佔孫傳芳指揮所要地水泥廠。白崇禧與何應欽會師，繼續肅清殘敵，龍潭之役，遂告結束，孫傳芳軍約五萬人，殆已全軍覆沒。

這一役，革命軍並無統帥，也沒有整個作戰計劃；全憑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三人同心一德，激勵士氣，振作精神，獲得全勝，而白崇禧

的監督海軍力戰，截斷敵軍後援與歸路，貢獻不小。當時，行政院長譚延闓，因奔走寧漢之間的和平，正在南京，特地設宴慰勞作戰的將領，對白崇禧頗為推重，親筆題贈一聯云：

「指揮能事迴天地，學語小兒知姓名」

西征湖湘收服唐軍

龍潭戰役之後，中央為收乘勝追擊效果；乃由何應欽率第一路軍渡江北上，再攻徐州。一面決定西征唐生智。此時，原已投向武漢的程潛第六軍，取觀望態度的朱培德第三軍，都已效忠中央。

西征軍的部署如下：

總指揮程潛、副總指揮李宗仁

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宗仁轄第七、十九、卅、卅七等軍，從江北岸進軍。

第四路軍總指揮程潛兼，轄第六、十三、十四軍，從江南岸進軍。

第五路軍總指揮朱培德，轄第三、九軍，分佈於江西北部的修水、銅鼓、萍鄉等地，相機進入湘北。

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琛，轄方鼎英、李福林、黃紹竑、范石生等部，則在廣東韶關和廣西全州一帶，相機進軍湘南。

鄂西，則有魯滌平第二軍，李榮新編第四十三軍，襄陽則有方振武的第九方面軍。

唐生智雖說號稱「百團」，約十五萬人。但實際上可供指揮，戰力較強的，只有第八軍、卅五、卅六軍及少數湖北省防軍，為免戰線太長，備

多力分，乃主動自蕪湖、安慶等地撤退到皖鄂邊界，取戰略守勢，在羅田、黃梅、廣濟、田家鎮、武穴等地設防，準備各個擊破來攻的西征軍，在鄂西方面，則主動發動攻擊，以解後顧之憂。

進攻鄂西的唐部為第八軍第二師、獨立第一師，省防第一師共三師之衆。魯滌平因公不在，由張輝讀代理第二軍長，集中三師主力，堅守荆門；唐軍屢攻不下，等到襄陽方振武的兩個師來援，內外夾攻，唐軍不支敗退。

東線方面，經過桐城、廣濟、武穴、田家鎮幾次戰鬥，唐的精銳卅五、卅六軍，也被擊敗。湘南方面，李濟琛的第八路軍也已推進到衡陽、永州。

唐生智見大勢不妙，乃在漢口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決定保全實力，個人於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通電下野，前往日本。所部由李品仙指揮，向湖南撤退。李到湖南後，與何鍵、劉興聯名打電報到漢口，要求和平解決；並派代表到漢口商談。

正當和平在望之際，不幸十一月十七日廣州發生「張、黃」事件，原已推進到衡陽、永州一帶的李濟琛都不得撤回解決內部問題。於是左派人士如汪精衛又以爲有機可乘，慫恿李品仙他們再戰，和談遂告擱置，李品仙等且已暗中部署。

事實發展如此，中央遂決定作第二階段的西征，派白崇禧到漢口主持其事。

當時，唐生智軍尚存比較得力的約卅三個團，由李品仙指揮，駐在湘鄂邊境的岳州，湘西一

帶；主力位於平江附近，一部沿汨羅江南岸配置；左翼倚托洞庭湖。希望等候西征軍，進到相當地點後，即由右翼轉取攻勢，壓迫西征軍到汨羅江畔，與該地配置的部隊，形成夾擊，以決勝負，另外尚有葉琪指揮的十七個團，在常德一帶，暫取觀望態度。

西征軍根據白崇禧的意見，以第三路軍李宗仁部爲主力，爲進攻的左翼，使用於通城、平江方面，進攻金井（李品仙的指揮所在地）與長沙，由白崇禧親自指揮。第四路軍程潛部爲右翼，沿長江兩岸前進，向臨湘、岳州進攻，由程潛親自指揮。

當左翼正準備於一月廿一日自通城發動全線攻擊時，不料廿日晚右翼發生大問題，葉開森的四十四軍突然叛變，襲擊第六軍的側背，使其受到很大損失；而唐部的廖磊、劉興等部，却又乘機渡過汨羅江，向前挺進，情勢十分危急。程潛乃退回武漢，電報白崇禧，要他退守蒲圻、通城，再謀挽救。

白崇禧以爲此時不戰自退，會帶動全面潰退，甚至採取觀望的左軍，也會變成敵軍，於是立下決心照原計劃於廿一日渡江，截取長沙，切斷右翼當面敵軍的後路，轉敗爲勝。經過一番力戰，擊敗李品仙部，達成任務。

李品仙、廖磊、劉興等殘部紛紛逃往湘西，白崇禧則率部追擊，由長沙前往寶慶。

當時，蔣中正總司令已復行視事，北伐軍正積極前進中，乃電報白崇禧，儘快結束西征，率兵北上，參加北伐。馮玉祥、閻錫山的代表也南

下要求白崇禧早日成行，於是白崇禧派張震歐參議為代表，由寶慶追踪李品仙到激浦，勸他們接受收編，結束戰事。

李品仙、廖磊、葉琪等人與白崇禧本是同鄉同學，本無芥蒂，遂即欣然接受，改編為三個軍（第八軍李品仙、十二軍葉琪、卅六軍廖磊）。列入第四集團軍為十二路軍，由李品仙指揮。由

火車列車裝載，經粵漢、平漢路北，參加北伐，另卅五軍何繼留湖南擔任剿共工作；白崇禧本人則應蔣總司令之召，先行北上。（未完待續）

（註一）蔣總司令徵求李宗仁意見，擬任白崇禧為總部參謀長，李宗仁以白崇禧年輕（時年三十一歲）資淺，恐不服眾望，以鈕永建為宜。白崇禧因此遲疑不受命，總部亦遲未

組成。而第七軍鍾祖培旅已全部入湘，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等乃赴白寓勸駕，白崇禧提出折衝辦法，以李濟琛為參謀總長，白任副職；李濟琛留守廣州，白崇禧隨軍出發。蔣總司令接受此議。

（註二）爾後中央訂四月十二日，為清黨紀念日。

聖文 文庫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戚宜君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要目有：詩人畫家饜客名士、仿石高手聳動藝林、御妻有術教子有方、敦煌面壁靜修苦行、石窟寶藏震驚寰宇、龍游大海時窮節現、環華菴中且安筆硯、異國情懷旅邸留香、回國定居落葉歸根、摩耶精舍安度餘年、大千小事膾炙人口、繪畫藝事千鍾百鍊、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多幅，現已出書，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貳佰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